

看月樓書信



吳曙天
章衣萍
合著

看月樓書信

開明書店刊

一九三一年六月初版

看月樓書信

普及本
精本
實價大洋三角五分
(實價不折不扣)
(外埠酌加寄費)

印

編著者
吳章
曙天

發行者
杜海
生

排印者
美成印刷所

不許翻印

發行所

開明書店

分售處

上海福州路九五號
電報掛號七〇五四
北平楊梅竹斜街
廣州惠愛東路
瀋陽鼓樓北

開明書店

目錄

海邊的信

第一封.....	一
第二封.....	三
第三封.....	五
第四封.....	七
第五封.....	一〇
第六封.....	一二
第七封.....	一五
第八封.....	二〇

秋冬的信

第九封		二三
第十封		二七
第十一封		三三
第十二封		三五
第十三封		四〇
第十四封		四三
第十五封		四六
第十六封		五〇
秋冬的信		
「歲歲重陽苦病累」		五五
「風吹落葉池中去」		五九
「看山鎮日不曾閒」		六三

「故園山水好」	七
談卓別靈	七
(附)訪卓別靈記	七
論冰瑩	九

第一封

母親：

我來海邊已經多日了，還沒有寫信給你，因為來的以前要將租屋退掉，又要將傢具寄出去，他在病中，一切都得我一人料理，在這樣的熱天裏忙着這些事，實在苦惱得很，我那裏還能提筆作家信呢？母親，你原諒你的女兒吧，她只敢求母親的諒解，她知道天下只有一個母親諒解她的！

母親，海邊涼得很，空氣很清爽，比上海舒服得多，只是夜間太涼一點，窗子不敢打開，海風就不來吹着我們了。其實海風雖大，我還經得起，然而他的身體很弱哪，恐怕被風吹壞了，又是我的麻煩，只好蓋着棉被睡在四面不通氣的屋裏，有時自己很好笑，爲了來海邊呼吸新鮮空氣的，反將門窗戶壁緊緊地閉了起來。昨天我將這話笑話他，他竟罵我太

不顧恤他呢。

母親，他總冤枉我，我若不爲他，我現在不是好端端地在母親身邊嗎？冬天睡在母親的溫暖的被窩裏，有母親抱着我；像這樣的夏天，涼爽的番蓆早預備給我了，帳裏飛進個蚊子來，母親，你又急得點上洋蠟來捕捉牠，恐怕把你女兒的血爲牠吮走了，看見蚊子正釘在我手臂上時，你嘴裏不住的咒牠，又不敢驚動我的睡眠，只有趕牠停到帳上，然後去打死牠。母親，你太顧恤我了，我反而離開你來顧恤着他，又常常碰他的釘子，這真是何苦來呢？

在他恨我的時候，他常說：「你回家吧，你回家吧。」我不知爲了什麼竟忍不下心來離開他，母親呵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心，究竟是怎樣的？就彷彿現在政治上的騎牆派，心在這面，又在那面，不知到那面去才好？

母親，我寫了這一堆廢話，你看了也許要傷心吧，不再寫下去了。祝
母親平安。

女兒藻上
六，一九，一九二九。

第二封

母親：

今天的天氣很好，滿心想早起到海邊去散步的，不知怎的在這清早，他又和我鬭嘴了。母親，你不要責備我吧！我什麼都讓給他了，然而他還是要生氣，我又有什麼法子呢？

我們來海濱時，都以爲沒有蚊子的，所以只帶了一頂帳子來，這頂帳子給他掛上了。我這幾天便沒得帳子，夜夜喂着蚊子。

他今天醒得很早，他教我起來替他掀起帳子，我起來的稍遲一點，他便生氣了，把紗帳撕了一個大洞。這真把我氣壞了。但爲了要護着他，便一句也不言語，從箱裏找出針線，把那個大洞補好了。他才笑起來了，這點小小地風波也就過去了。

然而在喫早飯的時候，爲了一隻饅頭，他又和我鬭嘴了。那幾隻饅頭還是我去買來

的，因為病院裏飯食不好，他總嚷着不消化，買點麵食來預備着。廚子替我們蒸了一盤來，我擺開一個，瞧着那肉餡，好像有些壞了。因為還是前天下午買來的。我說，「不要喫了吧，」他忽然臉孔一沉，氣得把饅頭摔出去了。呵，他的脾氣近來越變越壞了，動不動就是摔東西，撕東西，一點也不愛惜。母親，這都是我太愛他了，所以他變得這樣，你也不要責備他吧。我爲了他的病，願意自己永遠喫苦，我希望拿了自己心裏的痛苦，去換些他臉上的笑容，自己便心滿意足了。然而他爲了病的煩惱，百樣都覺得不如意，我爲他喫盡一切的苦，他也體恤不到了。我是很了解他的。

母親呵，喫苦算得什麼呢？他病好了，我便不再喫苦了。他未病以前是那樣愛我的，我想，他病後也還是和以前一樣愛我吧，我只希望把這病愁的日月快快挨過去便好了。

他現在從海濱散步回來，看見我寫的信也許又要生氣了，明天再寫吧。

母親晚安。

女兒藻上 六二〇。

第三封

母親：

我們從今天起賭誓不鬭嘴，不嘔悶氣了。母親，你聽見這個消息也安慰吧。

太陽還未出來時，我們就攜手到海邊去散步了，我坐在海灘上，他坐在燈塔下。望着遠處萬色金鱗的雲中，閃着太陽的可愛的臉，她的光輝直射着一片柔波，層層疊疊的柔波，也閃着五光十色。在這樣美麗的天地間，我們只靜寂地瞧着牠們。

柔波之上，多少船隻來往，把我的眼睛看得迷亂了。有一隻大船向北方拖去了，左右的工人告訴我：那正是到我母親那裏去的。母親呵，假如我有海樣大的力量，我真想使勁抓住牠，讓牠載了我歸去豈不很好嗎？

呵，可憐我一點力氣也沒有，膽量又這麼小，我坐在離海還有一二丈遠的海灘上，並

不是怕海將我吞了，聽說海邊的草裏有許多可怕的蟲在那裏，有不認得的大蟲和小蟲，顏色是奇異的，而且還有粗大的蛇。母親呵，一說到蛇，我渾身就發涼，我這十幾年的病痛，這一身的痼疾，不都是爲牠嚇壞纔開始的嗎？母親，你放心吧，我再不敢去冒險了。

說到我的多病的身體，常常使我黯然不歡。雪地裏走不得，熱地裏站不得，最好整天坐在房裏。但坐得久了還不行，腰痛背脹到也慣了，只是腹脹氣緊真不舒服。這樣的身體夠使我傷心了，我常想，世上天天有好些人都是無辜的殺掉了，我替他們死了豈不好嗎？

那年爲了我的病，把你磨折得瘦了黃了，你也累倒了，母親呵，我不忍想下去，到如今，祖父還每次來信都記念着我的病。可是我爲了他的病，把自己整個的病都忘了。

我不再寫了。海邊的風很大，呼呼的聲音煞是怕人！

母親，祝福你。

女兒藻上
六月二十一日。

第四封

母親：

今天早上，我們院裏草地上，新露還未乾呢，我便趕着起身了，把短髮略梳幾下，就帶着小狗向海邊走去，遠遠望着海邊，有個十三四歲的女孩的背影。這時海邊的朝霧迷漫，天空與海分不清楚，只見幾支桅桿隱隱地站着，船身也並不明。

我一直走到女孩前面去了，這女孩是住在我們一個病院裏的，她也是來養病的。

母親，說到她，我常常爲她難受。聽說她只有十四歲，家裏有父母，還有三個妹子。她自從生了骨瘍症，就到處醫治，最後她離開一切親人到此間來療養。據看護婦說她的胸間的骨頭裏有瘍蟲，所以那塊皮肉常常設法使牠爛着，爲了便於用藥的原故。母親，她臉上的表情嚴肅極了，常常自己坐在那寂寞的廊下，衣服穿得清潔整齊，一身料理得很好。她

不愛說話，有時我看她沒有伴侶，走過去和她說話，然而她總是沒有回答，害羞的低下頭來。

她住的房屋，還有一個看護婦住着，因為她在這院裏是最年幼的人了，怕她自己住着太寂寞會害怕的。但是感到病的寂寞的人，並不是熱鬧的環境可以使她熱鬧的呀！那天看護婦對我說：「你不要看她年紀小，人世上的事情她都已懂得了，她時常煩悶，時常落淚……」母親呀，我聽了她的話，回頭看見那女孩嫵媚的臉上果然淚痕未乾呢。我這多病善感的心，頓時酸辛得流着淚了！不知怎的？自己是常常與病為緣的，所以格外和病人同情。病了的人，自己的苦痛，只恨人家不會知道，所以忿恨，妬嫉……恨不過了，妬不過了，只有悄悄地流淚。

母親，你記得嗎？我病了的時候，常常願意把自己關在房裏，最好什麼聲音都不要聽見，同一切的人都隔絕了更好似的，有人從我床前多走一趟，我便要咆哮，只有母親坐在我的床前是我歡迎的，其餘家裏的人都不敢近前，我也不希罕她們。母親，病人的心是

變態的吧，自己病了，沒有人來理睬，便以爲人們冷酷無情，然而有人理睬，又覺得寂寞是好的！

近來我自己的身體好多了，整天看着別人生病，更是着急，唉！病人的臉個個都是冷沉沉的，不大看見可愛的笑渦，那靜悄悄的神情，我只想背着他們嘆氣！

母親，你也是多病的人哪，夏天多暑氣，家裏的房子大是大了，深暗一點，氣候倒還涼爽吧？你要保重呵，我不願意再聽見家裏有誰病了，我心上的鐵塊已經是夠沉重的了，母親呵！

女兒儼上 六月二十二日。

第五封

母親：

昨晚下了雨，刮了風，雨打得牆壁上沙沙地響，風吹得呼呼地叫。這真是恐怖的夜，海邊的風雨。

我被風雨喚得清醒極了，扶窗望着岸上測量海水器上，果然增加了兩個球了，原來只有兩個的，在我睡之前，現在是一邊三個，一邊一個，可以知道海水已漲到三丈一尺深了。燈塔上也換了紅燈了。這樣刺人的紅色，大約是教人留心性命的標幟吧。我正在這樣想着，接着也就聽見海上人聲鼎沸，然而在這風雨中苦力的呼聲，也不過是可憐的生命掙扎的呼聲罷了。

母親，我聽見那些聲音，便不能入睡了。我腦裏只有一幅可憐的風雨圖，苦力們和風

雨掙扎的畫圖，聽見海水洶湧澎湃地響聲，就爲苦力們捏一把汗，彷彿自己也在掙扎似的，這不怪嗎？

聽着汽笛響得怕人，彷彿有一隻大船過去了。那時天已現魚肚白色，我才漸漸入睡，但在夢裏也是覺得害怕，所以今天就有點頭痛了。

母親，今天太陽又照在海面上了，海邊的沙灘，還是溼漉漉地，海上平靜無浪。到了下午這一帶馬路上一定停滿汽車，海濱飯店的生意也就興隆了，因爲那些上海的闊公子小姐都坐了汽車來兜風乘涼了。

隔了一個黑夜，海裏的風浪便不同了。隔了一個下午，海邊的景象也不同了。人生的旅路是漫長的，社會的組織是那樣黑暗，變化自是更多了，真叫人害怕呀！

母親，我頭痛不寫下去了！

女兒藻上 六月二十三日。